歐陽修集/卷0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二十四 ◄

歐陽修集
卷七十五·居士外集卷二十五

► 易童子問卷一

卷七十五·居士外集卷二十五

譜

【硯譜】

端石出端溪，色理瑩潤，本以子石為上。子石者，在大石中生，蓋精石也，而流俗傳訛，遂以紫石為上。又以貯水不耗為佳。有鴝鵒眼為貴，眼，石病也，然惟此岩石則有之。端石非徒重於流俗，官司歲以為貢，亦在他硯上。然十無一二發墨者，但充玩好而已。

歙石出於龍尾溪，其石堅勁，大抵多發墨，故前世多用之。以金星為貴，其石理微粗，以手摩之，索索有鋒芒者尤佳。餘少時又得金坑礦石，尤堅而發墨，然世亦罕有。

端溪以北岩為上，龍尾以深溪為上。較其優劣，龍尾遠出端溪上，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。

絳州角石者，其色如白牛角，其文有花浪，與牛角無異。然頑滑不發墨，世人但以研丹爾。

歸州大沱石，其色青黑斑斑，其文理微粗，亦頗發墨。歸峽人謂江水為沱，蓋江水中石也。硯止用於川峽，人世未嘗有。餘為夷陵縣令時，嘗得一枚，聊記以廣聞爾。

青州紫金石，文理粗，亦不發墨，惟京東人用之。又有鐵硯，製作頗精，然患其不發墨，往往函端石於其中，人亦罕用。惟研筒便於提攜，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。

紅絲石硯者，君謨贈余，云此青州石也，得之唐彥猷。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，不然渴燥，彥猷甚奇此硯，以為發墨不減端石。君謨又言，端石瑩潤，惟有芒者尤發墨，歙石多芒，惟膩理者特佳，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。此言與余特異，故並記之。

青州、濰州石末研，皆瓦硯也。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，然稍粗者損筆鋒。石末本用濰水石，前世已記之，故唐人惟稱濰州。今二州所作皆佳，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。

相州古瓦誠佳，然少真者，蓋真瓦朽腐不可用，世俗尚其名爾。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，久而斫以為硯。然不必真古瓦，自是凡瓦皆發墨，優於石爾。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，作文書尤快也。虢州澄泥，唐人品硯以為第一，而今人罕用矣。《文房四譜》有造瓦硯法，人罕知其妙。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，嘗如其法造之，絕佳。硯作未多，士大夫家未甚有，而羲叟物故，獨余嘗得其二，一以贈劉原父，一余置中書閣中，尤以為寶也。今士大夫不學書，故罕事筆硯，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。

洛陽牡丹記〈景祐元年〉

【花品序第一】

牡丹出丹州、延州，東出青州，南亦出越州，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。洛陽所謂丹州花、延州紅、青州紅者，皆彼土之尤傑者，然來洛陽才得備眾花之一種，列第不出三已下，不能獨立與洛花敵。而越之花以遠罕識，不見齒，然雖越人，亦不敢自譽，以與洛陽爭高下。是洛陽者，果天下之第一也。洛陽亦有黃芍藥、緋桃、瑞蓮、千葉李、紅鬱李之類，皆不減他出者，而洛陽人不甚惜，謂之果子花，曰某花、某花。至牡丹，則不名，直曰花，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，其名之著，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。其愛重之如此。

說者多言洛陽於二河間，古善地。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，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，此蓋天地之中，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，故獨與他方異。予甚以為不然。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，四方入貢，道里均，乃九州之中；在天地昆侖旁薄之間，未必中也。又況天地之和氣，宜遍被四方上下，不宜限其中以自私。

夫中與和者，有常之氣，其推於物也，亦宜為有常之形，物之常者，不甚美亦不甚惡。及元氣之病也，美惡鬲並而不相和入，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，皆得於氣之偏也。花之鍾其美，與夫癭木雍腫之鍾其惡，醜好雖異，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。洛陽城圓數十里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，出其境則不可植焉，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？此又天地之大，不可考也已。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，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，語曰：「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。」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。然比夫癭木雍腫者，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。

余在洛陽，四見春。天聖九年三月，始至洛，其至也晚，見其晚者。明年，會與友人梅聖俞遊嵩山少室、緱氏嶺、石唐山、紫雲洞，既還，不及見。又明年，有悼亡之戚，不暇見。又明年，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，只見其早者。是未嘗見其極盛時，然目之所矚，已不勝其麗焉。

余居府中時，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，見一小屏立坐後，細書字滿其上。思公指之曰：「欲作花品，此是牡丹名，凡九十餘種。」余時不暇讀之，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才三十許種，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。計其餘，雖有名而不著，未必佳也。故今所錄，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：

姚黃，魏花，細葉壽安，鞓紅 〈亦曰青州紅〉，牛家黃，潛溪緋，左花，獻來紅，

葉底紫，鶴翎紅，添色紅，倒暈檀心，朱砂紅，九蕊真珠，延州紅，多葉紫，

粗葉壽安，丹州紅，蓮花萼，一百五，鹿胎花，甘草黃，一擲紅，玉板白。

【花釋名第二】

牡丹之名，或以氏，或以州，或以地，或以色，或旌其所異者而誌之。姚黃、牛黃、左花、魏花以姓著，青州、丹州、延州紅以州著，細葉、粗葉壽安、潛溪緋以地著，一擲紅、鶴翎紅、朱砂紅、玉板白、多葉紫、甘草黃以色著，獻來紅、添色紅、九蕊真珠、鹿胎花、倒暈檀心、蓮花萼、一百五、葉底紫皆誌其異者。

姚黃者，千葉黃花，出於民姚氏家。此花之出，於今未十年。姚氏居白司馬坡，其地屬

河陽，然花不傳河陽，傳洛陽，洛陽亦不甚多，一歲不過數朵。牛黃亦千葉，出於民牛氏家，比姚黃差小。真宗祀汾陰，還過洛陽，留宴淑景亭，牛氏獻此花，名遂著。甘草黃，單葉，色如甘草。洛人善別花，見其樹知為某花云。獨姚黃易識，其葉嚼之不腥。魏家花者，千葉肉紅花，出於魏相仁溥家。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，斫以賣魏氏。魏氏池館甚大，傳者云：此花初出時，人有欲閱者，人稅十數錢，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，魏氏日收十數緡。其後破亡，鬻其園，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，寺僧耕之以植桑麥。花傳民家甚多，人有數其葉者，云至七百葉。錢思公嘗曰：「人謂牡丹花王，今姚黃真可為王，而魏花乃後也。韝紅者，單葉深紅花，出青州，亦曰青州紅。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，自青州以駞駝馱其種，遂傳洛中。其色類腰帶韝，故謂之韝紅。獻來紅者，大，多葉，淺紅花。張僕射罷相居洛陽，人有獻此花者，因曰獻來紅。添色紅者，多葉花，始開而白，經日漸紅，至其落乃類深紅。此造化之尤巧者。鶴翎紅者，多葉花，其末白而本肉紅，如鴻鵠羽色。細葉、粗葉壽安者，皆千葉肉紅花，出壽安縣錦屏山中，細葉者尤佳。倒暈檀心者，多葉紅花。凡花近萼色深，至其末漸淺。此花自外深色，近萼反淺白，而深檀點其心，此尤可愛。一撏紅者，多葉，淺紅花，葉杪深紅一點，如人以手指撏之。九蕊真珠紅者，千葉紅花，葉上有一白點如珠，而葉密蹙其蕊為九叢。一百五者，多葉白花。洛花以穀雨為開候，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，最先。丹州、延州花，皆千葉紅花，不知其至洛之因。蓮花萼者，多葉紅花，青趺三重如蓮花萼。左花者，千葉紫花，〈出民左氏家。〉葉密而齊如截，亦謂之平頭紫。朱砂紅者，多葉紅花，不知其所出。有民門氏子者，善接花以為生，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，有此花。洛陽豪家尚未有，故其名未甚著，花葉甚鮮，向日視之如猩血。葉底紫者，千葉紫花，其色如墨，亦謂之墨紫花。在叢中，旁必生一大枝，引葉覆其上，其開也，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。噫，造物者亦惜之邪！此花之出，比他花最遠，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容使者，花出其家，亦謂之軍容紫，歲久失其姓氏矣。玉板白者，單葉白花，葉細長如拍板，其色如玉而深檀心。洛陽人家亦少有，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，問寺僧而得其名，其後未嘗見也。潛溪緋者，千葉緋花，出於潛溪寺。寺在龍門山後，本唐相李藩別墅，今寺中已無此花，而人家或有之。本是紫花，忽於叢中特出緋者，不過一二朵，明年移在他枝，洛人謂之轉〈音篆〉枝花，故其接頭尤難得。鹿胎花者，多葉紫花，有白點如鹿胎之紋。故蘇相禹圭宅今有之。多葉紫，不知其所出。初，姚黃未出時，牛黃為第一；牛黃未出時，魏花為第一；魏花未出時，左花為第一。左花之前，唯有蘇家紅、賀家紅、林家紅之頭，皆單葉花，當時為第一，自多葉、千葉花出後，此花黜矣，今人不復種也。

牡丹初不載文字，唯以藥載《本草》。然於花中不為高第，大抵丹、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，與荊棘無異，土人皆取以為薪。自唐則天已後，洛陽牡丹始盛。然未聞有以名著

者，如沈、宋、元、白之流皆善詠花草，計有若今之異者，彼必形於篇詠，四而寂無傳焉。唯劉夢得有《詠魚朝恩宅牡丹》詩，但云「一叢千萬朵」而已，亦不云其美且異也。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，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，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。

【風俗記第三】

洛陽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時，城中無貴賤，皆插花，雖負擔者亦然。花開時，士庶竟為遊遨，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台處，為市井，張幄帟，笙歌之聲相聞，最盛於月陂堤、張家園、棠棣坊、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，至花落乃罷。

洛陽至東京六驛，舊不進花，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禦，歲遣衙校一員，乘驛馬，一日一夕至京師。所進不過姚黃、魏花三數朵，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，使馬上不動搖，以蠟封對花蒂，乃數日不落。

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，蓋其不接則不佳。春初時，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栽子賣城中，謂之山篦子。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，至秋乃接。接花工尤著者，謂之門園子，〈蓋本姓東門氏，或是西門，俗但云門。園子，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。〉豪家無不邀之。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，秋時立契買之，至春見花乃歸其直。洛人甚惜此花，不欲傳，有權貴求其接頭者，或以湯中蘸殺與之。魏花初出時，接頭亦直錢五千，今尚直一千。

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，過此不堪矣。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，乃接，以泥封裹，用軟土擁之，以蒻葉作庵子罩之，不令見風日，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，至春乃去其覆。此接花之法也。〈用瓦亦可。〉

種花必擇善地，盡去舊土，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，蓋牡丹根甜，多引蟲食，白斂能殺蟲。此種花之法也。

澆花亦自有時，或用日未出，或日西時。九月旬日一澆，十月、十一月，三日、二日一澆，正月隔日一澆，二月一日一澆。此澆花之法也。

一本發數朵者，擇其小者去之，隻留一二朵，謂之打剝，懼分其脈也。花才落，便剪其枝，勿令結子，懼其易老也。春初既去蒻庵，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，棘氣暖，可以辟霜，

不損花芽，他大樹亦然。此養花之法也。

花開漸小於舊者，蓋有蠹蟲損之，必尋其穴，以硫黃簪之。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，乃蟲所藏處，花工謂之氣窗，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，蟲乃死，蟲死花復盛，此醫花之法也。烏賊魚骨以針花樹，入其膚，花輒死。此花之忌也。

【牡丹記跋尾】

右蔡君謨之書，八分、散隸、正楷、行狎、大小草眾體皆精。其平生手書小簡、殘篇斷稿，時人得者甚多，惟不肯與人書石，而獨喜書余文也。若《陳文惠公神道碑銘》、《薛將軍碣》、《真州東園記》、《杭州有美堂記》、《相州晝錦堂記》，余家《集古錄目序》，皆公之所書。最後又書此記，刻而自藏於其家。方走人於亳，以模本遺予，使者未復於閩，而凶訃已於亳矣，蓋其絕筆於斯文也。於戲！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，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，於是可不惜哉！故書以傳兩家子孫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